

榴火

LIU HUO



榴 火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插页: 1 字数: 160,000

印数: 8,500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702 定价: 0.53元

目 次

暴风雨前·····	周惠民 (1)
榴 火·····	祝兴义 (34)
支 柱·····	武湘忠 (58)
广播站纪事·····	张先珍 (91)
风吹不动·····	张文鹏 (114)
春雷滚滚·····	贾具环 罗永恒 (139)
温 暖·····	万克玉 (153)
特别徒工·····	吴 牧 (163)
风波初起·····	蒋冠祥 (174)
根连根·····	陈学工 (195)
答 案·····	孟宪民 (213)
责 任·····	周哲波 (233)
郑大姐·····	严歌平 (248)
为了下一代·····	严歌平 (268)

暴风雨前

周惠民

狂风，一阵比一阵猛烈。直刮得飞砂走石，天昏地暗。

乌云，大片大片的乌云在滚滚的淮水上空越聚越浓，越聚越浓，铺天盖地地压下来……

淮水被激怒了！它发出一阵比一阵巨大的吼声，涌起一排比一排高大的浪头。

巨浪涌向块石筑成的淮河长堤。堤外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尚未建成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物——七六·六工厂。

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二层楼面上，五十多岁的第二工程队队长张德恒，头戴安全帽，满身灰浆，高大的身躯屹立在风砂中，洪亮的粗嗓门压倒了呼呼的风声和澎湃的浪涛声。分布在楼上、楼下各个地方的第二工程队队员们暂时停止手中的工作，注意地听着：

“同志们！我们正在施工的这座七六·六工厂是中央直接投资的重点国防工程。因此，这项工程在质量上要求

高，在进度上则要求越快越好，只能提前，不能推后！市委把这项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的市建公司，公司党委又把它交给了我们的第二工程队，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进入九月份以来，同志们干得很好！特别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说到这里，张德恒的语气显得十分沉重。楼上楼下的工人们也含着眼泪不由自主地看着每个人臂上佩戴的黑纱，沉痛的心情不言而喻。张德恒加重了语气继续说：“为了继承主席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把各项工作做好，大家在施工中迸发了冲天干劲，一方面严格地把住质量关，一方面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可是，根据刚才接到的气象预报，今天晚上将有特大暴风雨！”

“啊——”队员们都有些吃惊。

“这对我们的施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抢在暴风雨前完成二层楼面的‘浇制’工程，并做好防雨措施，那么，暴风雨一来，快要完成的二层整个楼面将要全部返工。不仅前功尽弃，还会造成大批建材流失。所以，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工程队党支部决定：原计划今晚八点完成的二层楼面施工，必须提前到下午四点！同志们，多提前一分钟，工程就多一分保证。大家有决心没有？！”

“有！”

队长的话象在烈火上猛浇了油，第二工程队数百名工

人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搅拌机唱得更欢；卷扬机转得更快；工人们推动小车快如飞，热汗伴着灰浆顺着脸颊往下淌，整个工地沸腾了！

“闪开！闪开！”张德恒刚把一车混凝土熟料倒在楼面上，身后又飞来了一辆装满熟料的小推车。推车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个掌把，一个扶帮。人急车快，声音没落，小车已冲到跟前，直对着张德恒的后腰撞来。张德恒一见来不及躲闪，不慌不忙地一个侧转身，一手把住车头，一手握住车把，两腿一使劲，小推车稳稳当当地停住了；再把车头一调，手一掀，一车熟料乖乖地淌在楼面上。

“好险啊！”两个青年一边擦汗，一边惊叹不已。

“赵大龙，都怪你！不让你推快你偏推快，一干起活就不要命，毛手毛脚的。”

左边那个瘦长个子的青年对着掌把的小伙子埋怨开了。那掌把的小伙子长得壮壮实实，虎头虎脑，脱得精光的上身流着泥汗。他并不理会瘦长个青年的埋怨，却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忽闪忽闪地打量着张德恒，竖着大拇指说：

“张师傅，你真行！”

张德恒笑笑没作声，旁边一位工人插了句：

“这算什么！我们张队长是有名的‘大力士’。”

赵大龙更加佩服，转身见那瘦长个青年仍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把手一挥说：

“算啦算啦！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李长明，来到建筑

工地，首先要能干重活，能挑重担。我就是佩服张师傅这样的人，累不垮，压不倒才是好汉！”

张德恒哈哈大笑，一巴掌打在赵大龙的光脊梁上：

“快穿上衣服，小心着凉！”

“没问题。”赵大龙满不在乎，“张师傅，我这一百多斤是铁打的！”说完，推起小车就走。

李长明一边跟着走，一边咕哝着：

“就你逞能。光会干活有什么了不起……”

张德恒听了李长明的话不由得引起自己的深思：他们都是刚到工程队不到两年的学员。赵大龙性格粗犷，干活有股子虎劲，干什么爱什么，技术上进步很快；李长明心眼灵活，能说会道。刚来时思想不稳定，对建筑工作认识不足。张德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面鼓，对面锣地批评了他几次，可小伙子爱面子，闹起了思想情绪。公司党委书记高洪涛是李长明父亲的老战友，在李长明身上，高洪涛可下了不少功夫。高洪涛说：“教育青年是件大事，一不能性急，二要抓住时机。”

张德恒想到这里，觉得应该趁机开导他几句。就追上去，耐心地说：

“小李，刚才那话可不大对头。小赵这股干劲是可贵的，年青人嘛，就要有点朝气，敢挑重担！”

“可也不能只讲干活呀。如果那样，不是技术第一了吗？！”

张德恒皱了皱眉头，刚想再说什么，忽听楼下传来了

喊声：

“张师傅，张队长！”

他走到楼边，只见一个满身油污的工人，手里拿着扳手，着急地说：

“张队长，搅拌机出故障了！”

张德恒吃了一惊。在这紧要关头，搅拌机可不能停。他飞步跑下楼去。搅拌机旁，几个工人正忙着检查机器，还有一些人围在旁边干着急。

“怎么样？找到毛病没有？”张德恒焦急地问。工人们直起腰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咳！”张德恒一跺脚，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冷静了一下说，“马上去把机修工找来！”

“机修工不是被方科长抽走了吗？”一个工人提醒他说。

张德恒这才想到，两位机修工今早接到紧急通知，参加公司批判队到市里集训去了。他两道浓眉略微抖动了几下，手往下一劈，果断地说道：

“人工拌料，保证施工！”话音刚落，运转工又跑来了。

“张队长，卷扬机操纵失灵！”

“啊！”张德恒脑袋轰地一响，怎么这样巧？本来，因这几天风沙很大，为了避免出故障，保证机器正常运转，机修车间专门派了两名机修工留在七六·六工地。可是，

今天早上一道命令，两名机修工应召而去。偏偏机器就出了故障！怎么办？他看看乌云密布的天空，听着一阵比一阵猛烈的狂风，心急如焚。额上，细密的汗珠一层层冒出来。他知道，机修车间的其他人员分布在市郊几个工地上，去找来不及。再说，那里的施工一定也很紧张。难道就这样让大批国家财产从我们工人阶级手里流失吗？不能！绝对不能！他看看工人们，大家都用焦急、期待的眼光看着他，用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困难呢？

张德恒正在绞尽脑汁，无计可施的时候，忽地心中一亮：他不由想到党委书记高洪涛。高洪涛是市建公司的负责人，为人谦和，很能与工人打成一片，指导工作既具体又明确，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工作一忙，三天不睡觉也照样能够正确处理问题。在干部和工人中很有威望。

他想起十五年前，刘少奇大刮“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黑风时，省建公司的某些领导错误地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解散了驻在蚌埠的几个小型建筑队，说什么让工人自己到社会上去“自由发展”。张德恒也被解散回家了。有些人被解散后，三五结伙，自找活路自己干，挣了钱分光吃净。钱多就干，钱少就不干。不用说，为了挣钱，不惜在施工中投机取巧，掺毛对假，倒也混得下去。张德恒力气大、技术好，许多人拉他入伙，他坚决不肯。他说：“旧社会咱受尽了苦，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救出火坑，咱是工人阶级，要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那条道不是正道，咱坚决不走！相信党组织一定会安排我们工作的。”后来，

经过“四清”运动，省建公司党委检查了前段工作，认识到应该率领工人们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而不应该让他们走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邪路。于是，派公司党委常委高洪涛同志重新召集过去解散的建筑工人，并且把一些区建筑队合并起来，组成了市建筑工程公司。有一天，张德恒一家正在为生活困难发愁，高洪涛亲自把红色的工作证和救济金送到张德恒手中，亲切地对他说：

“张师傅，这些时，你顶住了困难，没有被资本主义邪风吹着走，长了咱工人阶级的志气，给大家树立了榜样。现在，党派我请你回去，和大家一块奔社会主义大道！”

顿时，张德恒只觉一股暖流涌入心扉。他激动地闪着泪花，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高洪涛的手，使劲地晃了又晃……第二天，张德恒就到了工地，担任一个瓦工班的班长。从此，在高洪涛的帮助下，张德恒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钻研业务技术。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十几年如一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市建公司也一步步发展壮大。文化大革命中，张德恒被选进公司党委，并担任第二工程队队长兼支部书记。

去年，全国人民掀起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潮，基本建设战线也是形势大好。市建公司的几个工程队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施工进度突飞猛进。正在这时，从上面吹来一股邪风，硬把白的说成黑的，大干社会

主义竟然有了罪。张德恒和工人们气难出，恨难平，纷纷去找高书记……

高书记十分和蔼地接待了大家。工人们看着高书记熬得通红的眼睛，知道他也有许多夜不能安睡，知道他也和工人们一样心情难平。是顶着干，还是——工人们都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高书记。

“同志们，向大庆工人阶级学习，干社会主义不能松套！”高洪涛响亮的回答，坚定了工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

高洪涛亲临第一线，到张德恒的第二工程队参战。率领工人们顶逆风、战恶浪，出大力，流大汗，硬是创造了“三天一层楼”这个建筑史上的奇迹。为这事，市宣传组副组长王春远亲自到市建公司抓“点”，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攻高书记，扬言要把高洪涛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高洪涛面对黑风恶浪，眼不眨，眉不皱。他说：“怕打倒咱就不干革命了。枪林弹雨咱都不怕，还怕几个跳梁小丑！我相信真理不在他们手里。”工人们听了，更加敬爱自己的党委书记。王春远组织批斗高洪涛的批判会，工人们大都不去参加，气得王春远暴跳如雷。

张德恒觉得，在长期的工作中，凡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找到高洪涛，再大的困难也迎刃而解。他不知不觉地把高洪涛当成自己的榜样，处处向他学习，遇事向他请教。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心是和高书记贴在一起的。

“这一回，高书记也会有办法的！”张德恒走到电话机旁，充满信心地拿起了话筒……

二

市建公司党委办公室里，年轻的党委副书记兼施工组长薛文成，俯在一张办公桌上，看完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的一张纸条，顿时脸上显露出十分生气的神色。刚抬起头来，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

“哪里？哦，木工队。找谁？高书记开会没回来。我是薛文成，有事对我讲吧！”

话筒里传来木工队长的声音：

“薛书记！我们队的材料员被方科长抽走了。现在，制作七六·六工厂门窗的木料用完了，仓库保管员说，领料要材料员签字盖章。”薛文成听了略一考虑：

“你对保管员说，就说是我讲的，七六·六工地是重要工程，不能耽搁，材料员不在，由你代办手续领料。”

薛文成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来的是电锯车间耿主任：

“薛书记，生产任务那么紧，我们车间一个人恨不得顶两个人用，可是今天上午，方科长一道命令，把技术最好的范师傅和周师傅抽走了……”

“什么什么？”薛文成有些奇怪，“范师傅和周师傅都四、五十岁了，抽他们干什么？”

“我也这么说。可是方科长说，上面有指示，不仅要搞批判，还要搞文艺节目，让他们演个老年角色很合适。”

“真是乱弹琴！”

“薛书记，七六·六工厂急需大批壳子板，几天以后就要用，时间紧，任务重，范师傅、周师傅一走，技术力量等于走了一半，任务怎么完成呀？”

“耿主任，七六·六工厂不同一般，你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完成这批壳子板的任务。”

薛文成放下耳机，点着一支烟，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明白，带锯车间的困难自己并没给予解决。今天上午，许多车间和队组纷纷打来电话，宣传科长方太云抽调生产人员，扩大批判队，确实给生产带来了许多困难，对于这些困难究竟如何解决，他感到十分难办。高书记在家时，自己做个副手，遇到难办的事，向高书记一请示，就很快解决了。现在高书记开会刚走两天，自己就被这些问题难住了。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重呵！

薛文成走着想着，一些往事又涌上心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薛文成刚从省“建筑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市建公司。为了揭开公司的路线斗争盖子，他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炮轰公司党委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字报贴出以后，群众反响很大。根据外单位的经验，他预料将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当天晚上就召集几个战友，商定了对策。第二天一早，薛文成一进公司大门，就看见一群工人围在他那张大字报前，高洪涛正激动地向工人们挥手讲着

什么……，薛文成脑袋一热，心想，这个当权派肯定在煽惑群众，对抗运动！他拨开人群，走向前去，却愣住了：出乎意料的是，在他那张大字报底下，薛文成三个字下面端端正正地写着高洪涛三个正楷字。这时，高书记一把拉住薛文成的手说：

“小薛！你这一炮开得好！”

紧接着高洪涛又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和批判了公司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多次到群众中征求意见，和革命群众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锋陷阵……

“叮铃铃！”薛文成正想得神，七六·六工地打来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一听，眉头越皱越紧，一股无名火窜上脑门：方太云真是胡作非为！

“薛书记，如果你不能解决，就请高书记来接电话吧。”话筒里传来张德恒焦急的声音。

薛文成感到有些惭愧，讲话也不流畅了：

“高……高书记开会没……”

“哪来的电话？”一个爽朗的声音在薛文成身后响起。他转头一看，不由高兴地喊出声来：

“高书记！”随手将话筒递给了高洪涛……

党委书记高洪涛正在市里开会，一见天气变坏，心里惦记着七六·六工厂二层楼面的浇制工程，就向市委书记汇报了施工情况，请求回工地看看。市委书记说：

“当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逝世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

各项工作做好。现在，阶级敌人也一定会乘机制造混乱，破坏生产，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公司施工的七六·六工厂，市委要求是十二个字：加快进度，确保质量，力争提前。希望你们排除一切干扰，克服种种困难，尽快完成任务！”

高洪涛与七六·六工地通完话，放下电话听筒，听取了薛文成的汇报。他看着薛文成因气愤而面红耳赤的样子，微笑了一下：

“小薛，近几年来，我们大干社会主义，总有人用种种手法进行干扰和破坏。或者指责我们搞‘唯生产力论’呀，或者提出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呀，调子不一样，宗旨却是一个：就是把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破坏生产，制造混乱，乱中夺权。就拿七六·六工厂来说，去年就要上马，不就被一股邪风吹垮了？国家损失了好几万，具体负责的同志还受到批判，说是‘为资本主义做嫁衣裳’。你想过没有，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八亿人口的大国，不发展生产，不创造财富，怎么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物质基础？就说这建筑工地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哪一块砖瓦不浸透着工人阶级大干社会主义的汗水。如果真象有些人讲的‘革命只要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正当我们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化悲痛为力量，又一次掀起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时，竟又有人借口组织批判队，抽调大批生产人员，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不是

十分明显的吗？”

他抬起手来，平静地整理已经花白的头发，迈着沉重、
的步子走近自己的办公桌。桌上压着一张纸条，上写着：

“高书记，接市宣传组通知，命我率公司大批判战斗
队和宣传队集中到市里集训，然后在全市巡回演出。今天
上午报到。因任务紧急，来不及汇报，特此告知。”

下面署名：方太云。

“本来，公司大批判队和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
批判演出，深受工人群众欢迎。这一下变业余为专业，特
别是现在，七六·六工厂施工正紧，偏偏抽走了大批技术
人员，各队都很不满。还有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现行
反革命活动的杨乃斌也跟着去了。”薛文成气愤地说。

“杨乃斌？”高洪涛猛地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看
着薛文成。

“就是那个写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反革命分子。方科
长说他有演出才能，市里什么人点名要他。”

“哼！”高洪涛也动气了，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
着，思索着……

“我看，组织批判是假，搞阴谋诡计是真！”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斗
争。”高洪涛连走了几步，话锋一转，“他们在哪儿训
练？！”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市文化宫。”

“来，咱们先商量一下，”高洪涛果断地一挥手，“是

不是召集留在公司的党委委员开个紧急会议，同时请示市委，摸清这次组织批判队的底细？”

“好！”薛文成立即走出办公室，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三

宣传科长方太云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一副近视眼镜后面，有一对鼓鼓的金鱼眼。方太云当年也曾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可近年来，工作却不太顺心。他也渐渐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变得暮气沉沉。文化大革命中，薛文成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身为宣传科长的方太云想趁机向高书记献个殷勤，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反驳的大字报，准备第二天贴出来。谁知第二天一早却看见党委书记高洪涛支持了薛文成，他只好悄悄地把大字报收了起来。后来，群众批判了他，他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但情绪却更加低沉。

因为他搞宣传工作有一套，又多亏市委宣传组王春远保荐，终于又勉强振作起了精神，指望背靠王春远，捞个一官半职的。

对于王春远，方太云是十分佩服的。他觉得这个人有风度，有气魄，在理论上也很有一套。但对王春远的一些做法也想不通，只不过不好反对，只是唯命是听。这次接到王春远的通知，鉴于七六·六工厂和其它工地的施工紧张的局面，他确是有些顾虑，但又不能不去。